

和平教育讀書會

導讀日期：2013年5月31日

地點：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大樓九樓綜合教室

導讀文章：Ian Hacking (1996) *Memory sciences, memory politics.*

導讀人：王雅玄（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副教授）

記憶科學、記憶政治

本文是從作者 1992 年的著作——*Memoro-politics, Trauma and the Soul,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 7(2), 29-52——中截取部分內容。

➤ 本文主要有三大重點：

- 一、遺忘 (forgetting) 的不同說法與相關議題
- 二、記憶政治 (memoro-politics) 的來源及其定義
- 三、記憶科學／知識的發展與種類

➤ 對於記憶政治的兩派解釋

1. 女性主義：亂倫或家暴的倖存者，藉由重返過去的邪惡作為增權賦能的資源。
2. 基本教義：清教徒基本教義學派則認為在執行兇殘邪教的撒旦儀式虐待的故事下，僅能倚賴掩埋記憶得以恢復。

-->很多人對以上這兩派的解釋都感到十分敵意。

➤ 【pp.67-68】1990 年代發生與記憶相關的爭議事件——童年創傷議題：

虛假記憶徵候協會 The False Memory Syndrome Foundation	解離性身份障礙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1992 年在費城 (Philadelphia) 成立	前身為多重人格障礙 (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成立 20 年後於 1994 年改名
▲ Families：覺得被背叛的父母 ▲ Professionals：堅持記憶是會被壓抑的臨床醫生 ▲ Retractors：在治療期間指責其家人，但後來發現所恢復的記憶是假的 ∴ 質疑壓抑記憶 (repressed memories) 存在的可能性	譴責虛假記憶徵候協會等同於支持兒童性騷擾的組織。這獲得許多基進女性主義者的支持，甚至舉辦公眾遊行示威活動，試圖積極影響立法者，進而形成了記憶政治化。

➤ 【p. 68】作者在本文要呈現遺忘此一精神創傷如何改變個體的靈魂，甚至潛在地形塑或改變個體的行為舉止，形成多重人格。以下有三派針對遺忘的看法：

‡ Loftus：小孩若遭遇到性侵是不可能會遺忘的。

‡ Lenore Terr：童年創傷可分為兩種：重複性與一次性，前者指的是小孩若遭遇

到重複性的性侵，就會自動開啟壓抑記憶的機制，進而遺忘；後者則表示僅遭遇一次性侵的小孩，是不會遺忘事件的發生。

¶ van der Kolk：反駁 Loftus 所研究的記憶只是命題上的一種記憶，但記憶其實有很多種，其中一種刻印在視覺或身體觸覺的記憶是可以埋藏起來的。

- 【pp. 69-70】 作者引用 Foucault 的 *connaissance* 與 *savoir* 並提出記憶知識 (memory knowledge) 可分為以下兩類：

Surface knowledge – <i>connaissance</i> 表面知識	Depth knowledge – <i>savoir</i> 深度知識
非科學的、政治性的	科學的、醫療性質的
隨著社會情境所引發的記憶議題僅屬表面知識，而記憶之所以能夠引起爭論，主要是因為記憶在深度知識中能獲得真相	只有深度知識才能真正深入探討記憶並找出事實證據

遺忘(Forgetting)

- 那些已經被遺忘的，正是形塑我們的性格、人格與靈魂。
- 新的記憶科學是什麼呢？我認為是抵制實證科學的一種替代性的、經驗性的、積極的靈魂科學，其提供新型知識可以治療、幫助、控制人類其一層面。
- 記憶科學有幾種類型。第一，源於 ¶ Broca (1861) 關於不同類型記憶的位置的神經研究。第二，源於 ¶ Freud 關於記憶的心理動力學。第三，源於 ¶ Ebbinghaus (1885) 在實驗室進行關於回憶的實驗研究。以上三類型都是十九世紀的科學。只有神經研究後來受到二十世紀高科技的影響，而只有記憶的心理動力學是影響西方文化的唯一知識。的確，在腦部不同位置有不同的記憶功能，這確立了記憶的唯物主義取向，這是 Broca 對此取向的卓越貢獻。而關於眾所周知的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這提供了言談基礎的深度知識。

意識覺醒(Raising Consciousness)

從大眾對虐童的關注開始：1962 年搖晃嬰兒症候群 (Battered/Shaken Baby Syndrome) 1975 年亂倫 (incest)、以及之後的家暴、受虐婦女等意識覺醒運動展開，但是卻有一派 (虛假記憶徵候協會 The False Memory Syndrome Foundation) 認為這些受虐者可能產生虛假記憶而誣告。

Michel Foucault's Poles

¶ Foucault 的兩極論及兩種生命權力：身體政治解剖學 (身體如機器：規訓、能力最佳化)、人口生命政治學 (對於人口的全面調節、控制與干預)。Foucault 的權力是深度權力/深度知識，而非從上而下的統治權。而我所謂的記憶政治 (memoro-politics) 可能是第三個極端。

靈魂(The Soul)

Anatomo-politics 是人類身體的政治學；Bio-politics 是人口的政治學；Memoro-politics 是什麼的政治學？是自我、主體、人類心靈(human mind)、ego、me?我偏好「人類靈魂(human soul)的政治學」一說。靈魂不意味著永恆超越，而是對自己與他人誠實、自由、負責、自我了解，包括愛、熱情、嫉妒、無味、後悔、滿足。柔軟的靈魂關心他人不是因為義務而是因為感情與共鳴，儘管如此靈魂還是自我中心的，因為這意味著我們有個中心。但這不代表靈魂是永恆的，而是內在的意象，且不與維根斯坦的「身體是靈魂的最佳圖像」相違背。靈魂是一種內化社會秩序的方式，將社會中的美德與殘酷得以放進我裡面使得我的社會性得以生存。記憶政治是一種奠基於深度知識的權力爭奪。深度知識是一種關於記憶的潛在真理。

心理學即生理學：身體的政治解剖學(anatomo-politics)

身體政治解剖學起源於實驗心理學的主體是可以被測量的，對於技能、智商、人際關係、親子聯繫等都可以在心理實驗室中被測量，最早源於馮德(Wundt)，行為主義學派、神經科學等，這些實驗室心理學提供了身體權力的相關知識，這是第一種方式檢測靈魂的方式：透過生理學、透過身體。

從身體到人口：生命政治學(bio-poli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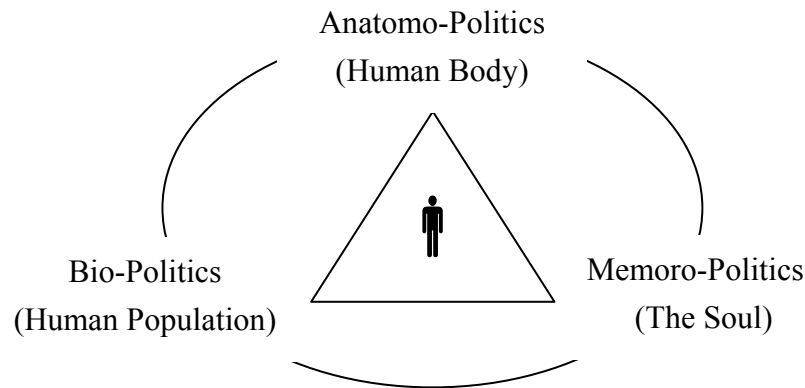
第二種檢測靈魂的方式是透過人口，一種集合體，人種的多樣性。實驗心理學雖然起於生理學的測量方式，逐漸成為統計科學，個體透過測量而分類，記憶的調查則根據個體回憶的能力，這就是實驗室心理學的記憶研究，已經從身體研究轉化為人口研究、從身體政治到生命政治、從個體到統計。

兩極的轉化：創傷(trauma)

創傷記憶：一種足以摧毀自我的殘酷痛苦記憶

創傷過去在病理學是個「非常態」病症，但現在已經進入靈魂心理學，與其說是記憶被腦神經影響，不如說是被遺忘（也就是說，創傷記憶仍存留在腦部軌跡），這是創傷研究從生理學走向心理學的一大步。

- 【pp. 71-75】作者根據 Foucault 的 anato-mo-politics 與 bio-politics，再加入其所提出的論點——memoro-politics，形成三角關係。
- ◇ Anato-mo-politics：肉體的規訓——身體的政治解剖學。
- ◇ Bio-politics：人口的調節控制——生命政治學。
- ◇ Memoro-politics：研究靈魂的替代知識——記憶政治。



Freud

Freud 強調心理創傷的潛意識治療，認為重返兒童虐待景象的記憶治療是處置多重人格的關鍵之道，Freud 提醒我們創傷的遺忘在我們身上的作用。

戰爭

使用記憶政治最有效的是經歷越戰的美國退伍軍人。退伍軍人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這是一種指人在遭遇或對抗重大壓力後，其心理狀態產生失調之後遺症，這些經驗包括生命遭到威脅、嚴重物理性傷害、身體或心靈上的脅迫。PTSD 是記憶政治的一部份。

科學之前

記憶科學興起於十九世紀，十九世紀之前並沒有出現關於記憶的科學知識這種概念。如果我們想要深入分析記憶政治，那麼我們得回到記憶科學去深究。記憶科學作為科學所無法表達的公共論壇，恐怕沒有所謂靈魂的科學，所以要有記憶的科學。

記憶術 (Memoria Technica)

- Foucault 提出自我技術 (Technology of the self)：「這種技術可以讓個體通過自己的方式，啟動某些特定的條件，運作他們自己的身體、靈魂、思考、行為，透過這種方式來轉化他們自身、修正自己，並且達到某種完美、幸福、純潔、具有超自然力量等等的狀態。」亦可稱為「宰制」自我的技術，所謂宰制技術：「可以決定被宰制者的行為，把某些意志強加在他們的身上，讓他們屈從於某些目的或目標。」technology 這個字意味著引出權力與知識。

- 關於記憶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memory)，我認為是記憶的藝術(the Art of Memory)，這已經被稱為建築記憶術¹ (architectural mnemonics)。在人們心中形成一個三度空間的意象，例如一整座城市，或一棟裝潢好的房子。你能記住印刷術是 1436 年發明的嗎？那麼用建築記憶術的方法就是，在一座想像城市中的第一棟房子的第四間房間的第 36 層記憶放置象徵印刷術的一本書。如此就可以將這個年份牢記在心。
- 記憶術是技術而非科學。是一種 knowing how，而非 knowing that，不是關於記憶的知識，而是關於如何改善記憶的知識。它是一種關乎個人經驗對於所欲事實的瞬間回憶，很像是電腦的記憶體。

法律自我 (The Forensic self)

記憶術並沒消褪，只是被記憶科學取代。¶ Hume 最早區隔記憶(memory)意象/理念與知覺(perceptual)意象/理念之別，在於後者較鮮明。¶ Locke 進而說明心靈自會尋找潛在的理念，澎湃的激情將理念帶入記憶，否則沒有熱情的話，所有的理念終究沈寂。因此，洛克區分人與人格，人(man)是身體延續性的概念，人格(person)是攸關記憶與責任的法律概念。洛克的法律人格是一種實踐法律、財產與貿易的新角色。

違常記憶 (Memories of deviance)

洛克認為人格的拼湊並非根據其自傳，而是根據其記得的自傳。所謂生命史不過是我們所記得的過去，雖然歷史以來都有例外，如 ¶ 盧梭的《懺悔錄》（法國哲學家作家盧梭 1782 年出版的自傳），是文學史上最早最有影響的自我暴露作品之一，書中毫不掩飾個人醜行，對後世影響深遠。但並非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如此自白一生。記憶科學應將遺忘的研究納入。無論是傳記、醫學記錄、犯罪紀錄、以及偏差行為者的記憶錄，都應該加入遺忘。

【補充】記憶異常包括記憶障礙和過度記憶。從 19 世紀末人們便開始用腦的障礙來解釋記憶障礙。

- ✓ 法國心理學家 ¶ 里博(Theodule-Armand Ribot)提出記憶退化(或進行性破壞)的里博氏定律(記憶缺失首先發生於最近的往事，最後才涉及感覺性、本能的記憶)，影響很大。
- ✓ ¶ 雅內(Pierre Janet)描述了一些遠事近事均遺忘但無腦器質性病損的記憶障礙，稱之為歇斯底里症性遺忘，並用分離來作解釋。
- ✓ ¶ 弗洛伊德將歇斯底里性遺忘解釋為對抗不愉快回憶的防禦機制。

¹ 希臘和羅馬的記憶系統是建立在依據感興趣的物品來使用心裡的位置以及符號或圖像。這種方法把熟悉的結構(locus, 地點)以及需要記憶的物品或事物(res, 物件)結合在一起。這種記憶法就稱為"loci et res", 在記憶一系列物品時非常有效。最常用的方法是選擇一所大屋子，屋子的各個房間、牆壁、窗戶、裝飾品，以及傢具分別用象徵性的圖像與某些名稱、短語、事件、或概念聯繫起來；要記起這些內容時只需在心裡尋找屋內的房間，直至在想像中放置這些內容的具體地點被找到為止（資料來源：<http://cht.a-hospital.com/w/%E8%AE%B0%E5%BF%86%E6%9C%AF>）。

➤ 【pp. 78-82】記憶科學／知識發展：

從古羅馬時代就盛行一種過目不忘的技藝——記憶術（*memoria technica*），甚至還發展出一種以建築物助憶的記憶術（*architectural mnemonics*）。



▲ 記憶科學（*science of memory*）的誕生，在法學上更提出——負責任的自我，是擁有記憶的自我，因為有記憶才能為自己所作出的言行舉止負責任
▲ 同時，☞ Locke 亦指出——記憶促成個人身份的認同，因為個人是由自己記憶中記得的生活經歷建構自傳（*biography*），進而產生自我認同



▲ 早期都是看到聖人、名人、偉人等的自傳，後來從病人與罪犯敘述個人的自傳時發現違常記憶（*memories of deviance*）的存在，而違常記憶是否促成 1990 年代發生所發生記憶政治（*memoro-politics*）相關事件？——作者認為不是，因為當時在討論這些自傳中並沒有提及「遺忘」，只是討論自傳建構者是否選擇隱瞞真相

Ribot：理想的新記憶科學

作者以☞ Ribot 的記憶研究為新記憶科學的理想典範。Ribot 在罕見的回憶病例中確認了退化定律，此定律明顯解釋：當心智倒退至存有已顯然永遠消失狀況的時候，某些回憶顯著還原。Ribot 認為遺忘是循序漸進發生的，這項發現突破了傳統對遺忘的觀點。Ribot 發現遺忘有退化定律（*law of regression*）。

➤ 【pp. 82-83】作者提出三種不同的記憶科學：

- 1) Neurological 神經科學
- 2) Statistical 統計科學
- 3) The study of pathological memory 病理記憶科學
 - ✓ 與靈魂具有高相關性
 - ✓ 失憶症（*amnesia*）——透過病人所遺忘的部分判斷腫瘤長在腦部哪個區塊，而且失憶的產生一般從最近發生的事開始遺忘，接著循序漸進地對普遍概念、感覺、行為喪失記憶。

➤ 【pp. 83-85】專研記憶的專家☞ Ribot：

- ✓ 記憶科學
- ✓ 把我們對靈魂的概念轉化為科學研究
- ✓ Ribot 從☞ Locke 對記憶形塑個人自傳的看法——通過記得了解一個人，提出相反的觀點——通過遺忘去認識一個人
- ✓ 有系統性的遺忘是可以從身體上的傷害（非物理性）來解釋它

【補充】自傳體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個人生活事件的記憶，在人類認知活動中建構起與自我、情緒、個人意義極其交互作用的通道

- Ribot→記憶是一種傳記性事實，回憶是對記憶的意識性體驗，且關鍵是指向與過去有關的意識狀態的定位
- Galton→記憶與概念的緊密結合與記憶者自我思維的多樣性
- Freud→情緒性創傷體驗的記憶往往充滿壓抑感，其中直接潛伏精神官能症狀
- Bartlett→記憶具有功能上的重建性，記憶會爲了當前意願的需求而對過去事件加以重建，記憶在表徵與恢復過程均存在解釋機制

記憶的正面圖像：記憶是一種生物學事實，豐富綿密的記憶並非印象的集合，而是動態聯想的累積，是對於適當刺激的穩定回應，腦部就像一個充滿運動的實驗室，數以千計的運作同時進行，無意識的慶祝可能同時從各面向進行，意識是一道窄門，我們透過這道窄門得以看見所有這些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遺忘的負面圖像：(1)一般記憶離散的發生，失去的回憶會遵循一個固定的途徑：最近發生的時間，普遍想法，感覺和行為。(2)最廣為人知的部分失憶病例，(健忘的跡象)失去的回憶會遵循一個固定的途徑：正確的名稱、普通名詞、形容詞和動詞、感嘆詞、手勢。(3)每一個階段的破壞性過程是一致的。記憶的退化是從複雜退化到簡單、從自願退化到自動，從最無組織退化到最佳組織。

👤 Pierre Janet 似乎是發明了法語單詞“解離”(dissociation)，此一名詞大量用在解離症(dissociative disorders)的討論。但是，Ribot 很明確地使用“解離 dissociation”。解離症這兩位學者而言都是退化、失去關聯，或使用 Janet 另一個名詞—désagregation。Ribot 稱那些零碎階段為無意識，以相反次序形成聯想。但是，如果在最初形成階段發生倒敘(flashback)(如目前的臨床所說)，那將會是 Ribot 與 Locke 所說的強大的“還原”。

【補充】記憶是心理學中研究較多的一個課題。它的研究史和心理學的歷史同樣悠久。古希臘學者 👤 亞里士多德提出了記憶的聯想理論。英國 👤 洛克， 👤 休謨等的聯想主義，對記憶作了較完備的解釋。18 世紀有人提出記憶(指保持觀念的功能)和回憶(指保存的觀念的再生)的區分，並開展了一些新的研究課題，如學習與記憶的關係，影響記憶的不良條件等。19 世紀末期德國的 👤 艾賓浩斯，H.對學習和記憶開始了實驗研究。爲了儘量減少學習經驗的影響，他設計了無意義音節，並用它作爲記憶材料，對記憶結果進行了數量化的分析。他以自己作被試進行了大量言語學習的記憶實驗。他所發現的保持曲線是對實驗心理學的重大貢獻。在 20 世紀 50 年代以前，很多關於記憶的研究都受艾賓浩斯的影響。這些研究發現了一些重要的記憶現象和規律，其中除記憶廣度的研究外，大多屬於長時記憶。但是這些研究只著重揭示不同學習條件對記憶的影響，而不去探求推論記憶在頭腦中的進行過程。在同一時期， 👤 弗洛伊德也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記憶問題。他考慮到記憶的動機方面，認爲被壓抑到無意識水平的記憶可以通過精神分析療法而重新喚起，這樣記憶就被看成是信息在無意識狀態中的存儲和提取。

評論與提問